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前傳  
第六十回 山東馬夜入福建館 活閻羅巧遇舊冤家

詞曰：吾生有志，喜樂林泉。栽鬆種竹，隨分隨緣。一不望聲名振地，一不望富貴擎天；一不望一言定國，一不望七步成篇。願只願草枯林漫，釣魚河灣；樽無乏酒，廚不斷煙。一生無榮無辱，不敢妄貪。香焚寶鼎，答謝龍天。話說救了張廣太與姜玉那三個人，是倭侯爺、張大虎、馬夢太。他三個人是從何處而來？只因張廣太把那封信交與了李貴，他回到外邊廳房之內，倒下了要睡，睡不著，起來喝酒。到了定更以後，想著怕明天起來的晚，「我何不先把這一封信送到倭侯爺那裡去？」自己叫外面的騎馬，自己帶著書信，到外邊上馬，到了倭侯爺那裡下馬，把書投進去，自己回衙門。侯爺正與馬成龍、張大虎說著閒話。原來是張大虎同馬成龍到了侯府，進裡邊去，到了書房之內，見夢太在那裡與侯爺閒話呢。一見成龍進來，侯爺說：「我方才進派人找你去，不想你回來了。那是何人？」山東馬說：「張大賢弟過來，這就是倭侯爺，那是我拜弟馬夢太，你們哥兒三個多親多近。他叫張忠。」倭侯爺等四個人施禮落座，問說：「張忠自何處至此？你二人在哪裡見的？」張大虎把在對河居之事說了一遍，又從懷內取出了一封信，交與侯爺。侯爺一看，上寫：「恩兄顧老爺文啟。」顧爺方要拆看，門上的又拿了一封信，是上房張三大人的。侯爺方才聽張忠所說之事，就要細問；又見來了一封信，就先把先前那封信兒收在書閣內，把這封信拆開一看，上寫：「倭侯爺台覽。」拆開一看，大吃一驚，說：「唔呀，不好哉！弗好哉！」念給成龍等聽：煥章仁兄足下：久未暢敘，實深悵甚。茲啟者，近聞福建會館看館之人乃是邪教匪徒，弟今輕身前往，探訪真實確情。弟前去兩三日之內不回，必有殺身之慘，望兄台念在金蘭至契，前來與弟報仇雪恨，則弟為國捐軀，亦含笑九泉矣！其餘家舍間諸事，大丈夫視死如生，勿須瑣敘。種種各情，均祈心照為感，此留。即請升安！

如弟張廣太頓首侯爺看罷，說：「了不得了！張大兄弟與馬老兄弟，你二人跟我去到福建會館走走！」成龍說：「我也去！侯爺說：「你不成，你又不曾飛簷走壁，如何能去？吾帶著他二人，去去就來。到那裡見機而作，瞧事作事。」說罷，收拾齊整，三人出離了上房，躍身躡上房去，直奔福建會館而來。

到了會館房上，只見張廣太與姜小爺在那裡，叫賊人捆在東邊天棚柱子上，方要開腔。西房上是張大虎，拿了一片瓦，正打在那王熊的後腦海，登時身死。只見那邊又過來了一個賊，又被北房上的倭侯爺給打壞了。東房上的夢太也跳下來，三人把張三大與姜玉救下來。張廣太二人揀起刀來動手。眾賊人一見，說：「眾位英雄，大家動手，拿獲他們這幾個人，不准放他等逃走，務必把他們拿住！」一聲喊嚷，齊擺兵刃，與五位英雄動手，直殺的有三更時分。張廣太累的人困腿乏，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，又不能走，心中說：「眾位朋友為我張廣太前來，我焉有逃走之理，我死在這裡也不走！」姜玉也是累乏了的人，心內說：「眾位在此與賊人拚命，我一個年幼的人，焉能逃走？我死在這裡也不能逃走！」侯爺一瞧眾人都累乏了，「大概難以取勝，自己又不能先走，怕叫眾朋友瞧著不是。再者說，張忠是一個生朋友，他還能與賊人拚命，我萬不能走，死在此處也不走！」馬夢太也想：「別人為我師弟尚且拚命，與群賊動手，我萬也不能走了。」張大虎也想：「我當年與張廣太在上海道衙之內結為生死之交，至今我雖死在這裡也不能先走！」眾位誰也不張羅先走，為想與賊人動手。

那為首的賊人馬鳳山與任山、張寶任、任鳳蛟、活閻羅馬剛、白面判官馬強、鴛鴦太歲曹太、金槍太保侯勝英、金刀太保侯勝杰、侯得山、侯寶山九位會總，帶著一千多天地會八卦教的賊人，圍了好幾層院子。書中交代，這一座福建會館，能有這麼些個賊嗎？他等是此處臥底，定在今年八月中秋他們起首造反。有他們的八路督會總派人三路進兵蘇州聚齊。今天一動手，故此他們都有膽量，就把五位英雄困在當中，不能動轉。各個累的渾身是汗，遍體生津。天有三更三點之時，五位英雄心中說：「吾等是不行了，大概今天死在賊人之手。」賊人越殺越勇，燈籠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晝。

正在酣鬥之際，聽得外面聲音一片，說：「會總爺呀，了不得了！那個山東馬來了！快出去人，把他攔住，不准放他進來！」眾賊一聽，大吃一驚。書中交代，成龍見侯爺三個人上房，口中說：「上福建會館，去救張廣太」，他又把那書信瞧了一瞧，自帶上大環金絲寶刀，來到外面說，叫門上的給他開門。眾人問：「大人上哪裡去？」成龍說：「我上福建會館，你們跟了我去。」眾人說：「我們不敢去，你老人家自己去吧。」成龍說：「不去就罷，我自己去。」說罷，出離大門，一直望西走，到對河居門首，心中想道：「這福建會館在哪裡？我把跑堂的何不叫來問他一問，就知道了。」站在門口叫說話。跑堂的裡面正串櫃哪，聽見有人叫，出來一瞧，是白天同張大人在這裡的馬爺。跑堂的說：「你老人家從哪裡來呀？裡邊坐。」成龍說：「我不坐著，我與你打聽打聽，有個福建會館在哪裡？」跑堂的說：「從這裡奔南關，出南門，走二之遙，有一座三官廟，前頭往西有一條大道，望西去有一個山口，進了山口一直往西，路南有一座福建會館，上面有匾。我今天舖子有事，要沒事，我就帶著你前去啦。」成龍說：「我自己去吧。」一直撲奔南關，走了有一里之遙，天色皆黑，不辨東西南北。只見從對面來了一頭驢，上面騎著一個老頭兒，自鄉下要帳回來，天晚了騎在驢上，唱山西梆子腔。成龍說：「借光！上福建會館往哪裡走？」那人說：「自這望西，進了山口不遠就是。」山東馬聽罷，一直進了山口，只聽前面殺聲一片。走到福建會館門首，又見館門已上門鎖，聽得裡面殺聲震耳。自己又進不去，又不曾上房，心中甚是著急，順著福建會館的牆，繞了一個大彎。天有二更以後，自己實在無法，低頭一想，計上心頭，說：「我自己改變聲音叫門。」心中說：「我學一個婦人說話，那賊人一貪便宜，他們把門一開，我拿大環金絲寶刀，把賊人殺個乾乾淨淨。大概侯爺大哥等都在裡面哪。」想罷，來到會館門首，捏著鼻子學婦人的聲音，說：「開門來，開門來！」裡面看守的賊人一聽，說：「眾位二哥們，你聽聽，外面是誰叫門？」山東馬故作婦人之聲說：「是我，今天晚上走迷路徑了，鞋弓襪小，我實在是累了，求眾位方便方便吧！」裡面有一位色大爺說：「你是個婦人哪，多大歲數了？」成龍說：「奴家二十二歲。我們當家的死啦，我去上墳去了，因此迷失路徑。求眾位開門，我到裡面暫住一宿，明日早行。」這幾個看門的一聽，說：「平常也沒這個便宜事。今天裡面有大事，又有個小寡婦叫門。咱們給他開開門，叫他進來，到門房裡等著，完了事，咱們大家追歡取樂。」說罷，就要開門。

旁邊有一個上年的說：「不可這佯，我上房去瞧瞧，若是個小寡婦，你就把他叫進來；若不是，恐怕奸細前來詐門，那時還了得！」說罷，蹬著梯子上房。到了房上望外邊下面一看，他認識是山東馬成龍，趕緊嚷道：「別開門！別開門！是馬成龍在外頭！」那眾賊人又上了一道門門，說：「好一個山東馬！你裝那婦人說話，冤我們來了。你不用打算進來，我也知道你是不會飛簷走壁。」山東馬在外邊一聽，急的亂嚷怪叫，心裡說道：「我何不用我這口寶刀，把他這門給開個小門？」說罷，把寶刀望門上一插，只聽「咯嘣」一聲響，山東馬用手一按勁，望下一按，又把寶刀拉出來，一連幾刀，開了一個小門，一腳踢開。嚇得賊人直嚷說：「了不得了！山東馬把門給旋了一人小門！」賊人膽子大的都跑了，膽子小的嚇了個骨軟筋酥，不能動轉。馬成龍進了大門，掄手中寶刀，照定賊人就剝，直殺得死屍東倒西歪。

山東馬望裡面走，方到二門，只見從裡面跑出鴛鴦太歲曹太，帶著活閻王馬剛，白面判官馬強，三個人帶著一百多名賊人，手拿長槍、大刀、短劍、闊斧，齊在二門以裡，分兩旁站定。只見鴛鴦太歲曹太說：「馬成龍，今天你不是飛蛾撲火，自來送死！顧煥章與張廣太等五個人，都叫我們各會總給殺了，正要派人前去拿你，不想你自來送死！」馬成龍一聽侯爺跟廣太死了，就急了，掄手中寶刀，照定曹太就是一刀，說：「好一個曹太！我拿住你，與張廣太、顧大哥報仇！」曹太舉棍相迎，只聽「咯嘣」一聲，把曹太這條棍也削為兩段，轉身要望二門裡頭跑，山東馬至背後一刀，「呵哧」一聲，曹太腰斷兩截，當時身死。

那邊惱了活閻王，吩咐手下二百多人：「不准出走，俱都在二門裡頭等候，等我前去拿他！」舉手中四棱鐵鑕，躡到二門以外，說：「馬成龍，你還認得我嗎？你我當年在寧夏府黃酒糟坊變日動手，我回馬家寨要調齊了人前去拿你，不想被我家會總用

白牌將我調到孽龍溝。我今天在此遇見你，咱們兩個人真是冤家對頭！今天將你拿獲，以報當年之仇！」說罷，二人動手，不分高低上下。馬強在那邊一瞧，怕是哥哥受傷，大嚷一聲說：「兒等跟我出去，我要將這姓馬的生擒活捉。」群賊答言，把馬成龍圍住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